

四部文庫

宋晁東坡文集

3159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經進東坡文
集事略

二

卷二十八至卷六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一五八—一五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二冊）

宋蘇 輾撰、宋郎 瞳註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1989年3月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瞽

上進

啓

荅試館職人啓 荟李寶文啓

荅王欽臣啓

荅彭舍人啓

謝賈朝奉啓

賀范端明啓

荅范端明啓

杭州謝執政啓

荅杭州交代啓

荅莫提刑啓

賀林待制啓

謝起居舍人啓

賀曾舍人啓

回喬舍人啓

賀孫樞密啓

謝惠生日詩啓

求婚啓

二

荅試館職人答

伏承射策玉堂

此出李尋傳玉堂乃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庐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

玉堂之古又班固西都賦云金華玉堂三輔黃臺曰未

史宮有玉堂櫻

太宗嘗飛白書玉堂之古以賜蘇易

簡方觀筆陣校文天祿

班固西都賦云又有天祿石渠始傳云雄於書於天祿閣

典籍之序三輔故事曰天祿閣

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

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

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

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

其資深而望重其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

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

晉衛玠傳玠與王導相見淳謂謝鲲曰昔

王輔嗣吐金舌絕而復續不意

於中朝此子復五振於江表微言之旨

正始之音正始三国衛

齊王芳

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

晉司空張華見左太
冲三都賦歎曰班張

年之流也

使讀之若尽而有餘以而更新於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

洛陽爲之紙貴

得士之喜非

我敢私賦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
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

哲宗元祐四年冬十月戊申翰林

太子蘇轍奏

神宗御集五十卷

又四十卷皆所賜手札言攻守秘計爲別

集不許頒行且請依故事於西清建閣以

藏乃詔御集

藏於寶文閣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并
絡提封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注曰河奇
維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

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
惟知府寶文望重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暗然而

日彰中庸云君子之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揚子云水窮之而益深則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

伏審抵奉明綸特膺異選以高才望策府

繆天子傳云天子東還封

長肱于黑水之西循黑水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策府古載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也

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

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後漢胡廣傳廣字伯始練達事体明解朝章京師語曰万事不理問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前漢

張安世傳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募求得書以相校无所遺失上奇其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

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荅彭舍人啓

名汝礪字資深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卒進士第一

伏審顯膺寢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神宗元豐間詔舊唐六典以定官制使三省六曹臺省寺監各專其任先以階換官目爲寄祿唯當職者任此官故其名正然而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職官分紀云中書舍人故事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要湏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

之淵源

董仲舒贊其師文淵

文列傳班之

伯仲
范傳漢文

中傳
護大將軍

軍寶憲以毅爲司馬
憲府文章之盛冠於

當固為自期

甚厚所得寔

多射策

送人 次科嘗魁天下之士

犯顏逆指有

古名臣之風

告陝沙
不西擊
罪不寃

當謂云嘗際公共人因及與

漢室禍亂之

事正神宗初

動同間不當

出詩言公公接立不復言帝卒爲之改容

輒從言動之

司領掌絲綸

之美

美質豈獨一時家

東柳光遜徐莊

異本固爲後
舉之言少

附錄卷

之辱其爲欣佩莫究

頌言

謝賈朝奉啟

右軸啓
松楸已
人至皆
馬慶語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
下馬謂之下
訛爲虾蟇陵
醉以集

攜擊去國益
瞻董相之陵
雞誰副橋公

二十年側聞

云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至俊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
牢祀故太尉橋元褒賞令載公祀文曰又取從容約誓
之言姐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集難過相沃醉車
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雋好胡
肯爲此辭乎

宦遊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贊之恩敢懷盍歸

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

周以琴見孟嘗君

曰千秋万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子踰
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懷愴曰孟嘗君之中尊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喟然太息淚下承睫兩露旣濡空引太行之望

并州參軍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帳父之雲移乃得去

豈謂通

閭之耆舊自嗟來暮

後漢廉范傳云廉叔

規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蘿一大本水一盂置戶

良節

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蘿者欲

照神交惟我

尚意神交

文選夏侯譖云

不聞拔蘿之

与子特致生芻之奠

後漢徐稚傳郭林宗有母憂稚往弔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詩不以堪之

父老感歎

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淚於墓道

禮弓將軍文子

之喪既除喪而

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謡

後漢

糜范傳范廷蜀郡太守成都

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糜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

無襦今五袴作字協韻則護反

而鎮蜀公墓誌云韓維上言公在

賀范端明啓

仁宗

繼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

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敢為言者悉以

拜端明殿李士

右載啓恭承明詔追錄舊熟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
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
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

車千
秋傳

云千秋為高廟寢郎會備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子
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謂曰父子之間人所誰言也

公獨明其不至

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

知我絕口不言

丙吉傳云吉為人深厚不伐

善偉事發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

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

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

公壽考百年如衛武

國語衛武公年

九十九有五猶曰箴敬於國曰無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

以老耄而舍我朝夕以教戒我

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伏青蒲

尚在金

有青蒲之言

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伏青蒲

尚在金

勝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

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

史記萬石君石奮傳奮少子慶為

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

聞之不食慶肉袒請罪

万石君深加諭責自後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老之几杖行葦詩云養老乞言撫助漢書曰天子父事

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御正

履續漢書曰三老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

萬為飾鳩者不噎之烏欲老人之不噎也更延眉壽永

覆續漢書曰三老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

萬為飾鳩者不噎之烏欲老人之不噎也更延眉壽永

作元龜載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荅范端明啓

伏審參贊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

度施及無窮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

壯觀自我元臣

蜀公欲造新樂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昭樂下一律有竒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也事見墓

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

雖喜三雍之成

光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事見本紀

旋致五胡之亂

晉自惠帝以來五胡亂華事見載記

平陳之後粗獲雅音隋書音樂志云

開皇九年平陳

獲宋齊舊樂置清商院以管之求陳大樂令蔡子元

子普明復居其職由是牛洪姚察等更共詳定雅樂

天

寶之中遂雜胡部

太平廣記云唐之法曲雖失雅音然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

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

作爾夷夏之声相亂無復辨若道喪久矣孰能起之

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

四朝之舊德

范公自

仁宗朝擢進士第歷

英宗是爲

神宗至四朝

哲

恭惟致政端明丈文老期稱道

見射

義直諒多聞進不謀安昔旣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

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

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

篇為首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故所傳止五

篇雖賢者之事也獲古鑒十六枚於捷為郡前漢禮樂

捷為郡於水賓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刻向因

是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與孔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

議會向病卒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

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

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
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
安閑顧此慙愚亦蒙激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
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
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
相之言事並見上注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荅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
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臥治之所卧治見史記漢
贊蒙成坐嘯之餘蒙成見薛宣傳
傳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

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勝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莫提刑啓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劇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安慰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崇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怍未易名言

賀林待制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潤幅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

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王公曰安靜之吏潤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袞城令劉方吏人同

声謂之不繁金未有他異斯始近之矣

凡閑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

老臣著書已成特末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謝起居舍人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微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跡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則責尤爲重顧懇辭之不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慶恭以其官德惟樂善忘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第增愧慚屬眷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